

## 中東歐的市民社會與民主發展之比較研究

鄭得興\*

捷克查理大學社會所博士候選人

### 摘要

中東歐共產時期由國家及政黨主導社會生活的各層面，社會少有自主性的力量存在。70年代異議份子首先提出市民社會的概念，主要目的藉以對抗國家。80年代末，市民力量推倒共產政權並取代共產政權負責國家機器的運作。90年代初，剛取得政權的市民團體轉型為政黨，以維持執政利益。此時，市民社會隨之轉型為民主建設的協助及監督力量。不過由於長期在集權體制生活下的人民對社會及政治的不信任，以致參與市民社會及政治行動的意願不高，也連帶影響民主的發展。本文探討中東歐後共產時期的市民社會與民主發展的關係，以實證研究為主。文中將舊民主國家與後威權國家作為後共產國家的參照團體，並以四項指標：民主與經濟、政黨與市民社會組織、政治參與及政治態度負面評價作差異性的檢定，另外再以政黨及市民社會組織與政治參與作相關性分析。研究結果得知中東歐客觀的經濟與政治成就已大為進步，但與人們主觀的民主期待仍有相當的距離。中東歐參與市民社會組織與政治行動的比例仍遠低於舊民主國家，而對政治負面態度的評價卻遠高於舊民主國家，這顯示中東歐的民主發展與民主發達國家仍有差距。中東歐市民社會與政治行動的參與相關性均未達顯著水準，這也表示市民社會組織的政治社會化功能仍低。

關鍵字：中東歐、市民社會、民主發展、政治參與、後共產國家

---

\* 聯絡方式：地址：Pod Homolkou, 19/169, Praha 5, Motol, 15000, Czech Republic (或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296巷42-1號2樓)，Email Address: [jamesetaiwan@yahoo.com.tw](mailto:jamesetaiwan@yahoo.com.tw)。

## 壹、前言

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通常被視為西方民主成功最重要的要素，然而對其他開發中國家而言，市民社會也是民主發展的關鍵。在比較政治學術領域中，信任、政治參與及民主化等標準主題都已有數十年之久的研究歷程，但相對地，市民社會仍算是這些研究的「新」方向，它不僅被應用在西方國家中，也適用在非西方地區的研究上（Howard, 2003: 32）。不過，應用在非西方地區的研究是更晚近的事，1970年代部分威權國家開始轉型（南歐及中南美洲等）追求民主，1980年代中東歐共產國家的異議份子也開始利用自身定義的「市民社會」對抗共產集權的國家力量。1980年代後期及1990年代初期更多的威權或集權國家轉型為民主的國家型態，而原本作為對抗國家工具的市民社會也隨之轉型為參與及監督政治運作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

中東歐共產國家自1980年代末轉型為民主國家至今，已超過15年之久，作為過去蘇聯集團的前緣及邊緣國家現在都已陸續加入歐盟<sup>1</sup>，其民主發展及鞏固不論是在政治、經濟或社會領域，也都比過去蘇聯集團的核心國家來得進步。但民主發展過程並非一直都順遂如意，近年來有些研究調查顯示中東歐國家仍有些人懷念舊共產政權，這種對舊政權的懷舊（Nostalgia）是部分人民對民主生活失望的心理感受，這對中東歐後共產國家民主的發展具有某程度的負面觀感（Ekman & Linde, 2005: 354-55）。後共產國家的社會轉型充滿許多競爭性及社會危機，過去在共產政權中強調沒有階級差異的平等社會，在後共時期乃強調「機會均等」，有「機會」的人成為新興有產階級，他們可望「回歸歐洲」。沒有能力把握「機會」的人則希望「回歸共產」，懷念舊日人人平等的時光。

---

<sup>1</sup> 2004年1月1日加入歐盟的國家包括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斯洛文尼亞，2007年1月1日加入歐盟的國家包括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

冷戰期間，「東歐」被蘇聯視為其與西方之間的安全緩衝地帶，是蘇聯集團的西緣。冷戰之後，前東歐共產國家雖以「回歸歐洲」作為政治及經濟議題的發展核心，不過事實上仍難以擺脫作為「歐洲」的邊緣地位。「東歐」身份的邊緣性及落後性困擾著此地區的知識份子，他們在 80 年代以異議份子的身份重新提出「中歐」概念來對抗「東歐」，試圖以「中歐」的地理性及道德優越性超越「東歐」被蘇聯化的不文明，於是前東歐共產國家在結束共產政權統治後，即經常以落實解構文字的政治手段來化解不愉快的歷史經驗，「東歐」及「中歐」的概念常超越地理意涵，而形成知識與政治術語（Kuus, 2004: 484）。在國際政治領域中則常以「中東歐」來淡化「東歐」的冷戰對抗意涵，並兼以地理位置屬性稱之。然而，「中東歐」的政治概念比較接近前東歐共產國家，而不包括西方的「中歐」國家，如德國、奧地利等。

本文希望透過比較性的觀察來檢視中東歐國家在後共產時期的民主發展，中東歐國家的民主發展是否顯著在本文中是透過不同的參照國家加以比較，本文選取二組國家對照，一組為舊民主國家（older democracies），另一組為後威權國家（post-authoritarians）。舊民主國家的政經及民主發展成就基本上都高於其他二組國家，1980 年代末的後共產政權與後威權國家仍有若干情況相似，不過更多情況是後共產國家遠落後於後威權國家。中東歐後共產國家大致分為親歐與親俄二大政治區塊，親歐的後共產國家，明顯地政治經濟發展較優於親俄的後共產國家。後威權國家彼此間的政經發展差異較大，相較於後共產國家，部分後威權國家的民主化發展道路更為曲折。在經過 1980 年代末之後十幾年的發展，我們觀察到加入歐盟的前東歐共產國家似乎不僅發展快速，部分國家的發展水平更逐漸接近西歐國家的水準，因此本文欲以實證資料驗證中東歐後共產國家的真實發展情況。本文的主要假設是加入歐盟的中東歐後共產國家與舊民主國家的民主發展距離已逐漸靠近，且逐步領先後威權國家的平均水準。其次，本文是以經濟及政治自由、市民社會及政治參與等指標來觀察民主發展，並分析

市民社會及政治參與指標中各變項的差異性及相關性，另外也探討中東歐國家對民主的負面評價。本文主要採用 2004 年的國際社會調查計畫（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2004: Citizenship, ISSP 2004）的資料作為實證研究的基礎。

## 貳、市民社會與民主發展

### 一、西方市民社會的概念

西方市民社會的概念最早起源於 17 世紀末及 18 世紀，是當時社會秩序危機下因應而生的看法，17 世紀晚期以後的社會秩序面臨巨大變動，土地、勞力及資本紛紛商業化，市場經濟成長快速、地理大發現及英國與稍後北美接連出現憲政革命等，都形成對當時社會秩序及當權者合理性的質疑，於是 18 世紀以來的歐洲知識界不斷尋求解釋社會秩序存在的運作及其本質（Seligman, 1992: 15）。基本上，市民社會是個難下定義的術語，如從範圍來界定市民社會，它是公共領域的一環，有別於私領域（private sphere）。私領域指的是家庭及友誼的網絡（family and friendship networks），公領域則包括市民社會、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經濟社會（economic society）、國家官僚體系（state Bureaucracy）及法治（Rule of law）等（Howard, 2003: 33-34）。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不同，政治社會主要以政黨及各式政治組織組成，有時可做為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中介。但市民社會也常有政治性的一面，部分市民社會的組織經常與地區性、國家性或政治性的組織聯繫，如環保團體或人權團體等（Peregudov, 2006: 51-52）。從 18 世紀以來的西方市民社會逐漸成為近代民主憲政建構的參與者。

市民社會組織常有其自身利益考量，也常作為動員群眾的工具，這類型的市民社會組織包括職業社團、環保團體、非政府組織（NGOs）、學生團體、工會、媒體、宗教組織、學術機構等（Gole, 1999: 9）。雖然自願性

社團也是市民社會組織的一種，但有些反民主或反社會利益的組織如三 K 黨、黑手黨等則無法被歸類在市民社會中。另外，市民社會雖與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相關，但市民社會是社會資本的結果，而不是社會資本的本身。社會資本是一種非正式的規範，其功能可以促進二個朋友之間的互動，也可以積累成複雜的信條，如基督教或儒家學說（Fukuyama, 2001: 7-8）。市民社會是公共領域的正式組織，而社會資本則只強調人際間信任的規範價值，社會資本可影響市民社會的形成，但無法取代市民社會。

市民社會也是市民價值的發展，並經常作為民主社會秩序的建設基礎（Vajdová, 2005: 23）。政治思想中的協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理念中，宏觀協商民主所強調的是在公共領域中非正式的論述形式，也就是在正式決策機制之外的非結構性及公開性的對話。而微觀的協商民主則主張市民社會的參與，並認為市民社會不但有意願且有能力參與建構性的協商議題，因此市民社會在此隱含與國家合作的意義及其形式（Hendriks, 2006: 486-87）。

市民社會與國家的關係是值得探討的議題，假如市民社會力量過於薄弱往往不利民主機制的形成，中東歐後共產國家的學者與政治人物在過去共產政權時期是以市民社會作為反抗共產集權及國家的形式，現在後共產時期他們則以市民社會作為防止極權統治的復辟（Petukhov, 2007: 50）。市民社會也作為市民價值發展的基礎，在市民社會中是培養好市民（citizenship）傳遞民主社會價值的場域（Smith, 2005: 114）。西方的市民社會概念隱含著對未開化社會（uncivil society）的對立，因此由近代西方文明（west civilization）所發展的市民社會概念則往往帶有道德性、理想性及非暴力性的意涵。

綜上所述，市民社會至少具有以下幾項正面特徵：（1）市民社會是公領域的一環，常以促進社會公益為考量，並以建設民主政治為基礎。（2）市民社會強調人際間信任的規範價值，亦重視市民價值的發展。（3）市民社會指涉開化社會的內蘊，健全的市民社會意即文明國家建設的礎石。

## 二、中東歐市民社會的轉型

前東歐共產集團過去的集權歷史有其共通性，在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下，社會各層面的組織包括工會、教育體系、媒體、教會、商業及利益團體等都是由共產黨領導，易言之，只有政治社會，而無西方概念下的市民社會（Jonge, 2006: 307）。共產黨政策的效果造成社會關係原子化，不僅社會階級瓦解，也破壞了市民社會的形成，人們迫使從公領域退縮到私領域（Whitefield, 2002: 184）。1970年代及1980年代中東歐的異議份子開始想像用以取代共產主義的社區形式，他們借用啓蒙運動以來的「市民社會」概念作為追求自由生活的期待，而1980年代中東歐共產國家異議份子對市民社會的興趣也引起西歐知識份子對此概念的重新審視（Ignatieff, 1995: 128-29）。1989年前東歐共產政權的倒台甚至被視為市民社會力量的勝利。

二次大戰之後中東歐共產國家在共產主義試驗下已逐漸形成國家機器老化及中央計畫下的經濟失調，中東歐共產國家對此多所不滿，1956年匈牙利以暴力革命的形式，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以和平改革的方式表達對共產體制僵化的抗議，其結果都遭受蘇聯的武力鎮壓。1970年代受『赫爾辛基宣言』（*Helsinki Declaration*）（1975）的影響，在布拉格出現異議份子簽署『七七憲章』（*Charter 77*）（1977），強調人權的保障。1980年代異議份子更引用西方的自由主義來批判馬克斯主義的不足，並以自由主義的理論來抗議國家權力的無所不在，他們主張政治權利、市民自由及法治來界定公共生活領域，避免官僚的任意干涉（Ehrenberg, 1999: 173）。1970年代及1980年代中東歐共產國家的市民社會可說是由異議份子的行動所促成（Wnuk-Lipinski, 2007: 33），而市民社會則成為對抗國家的主要力量。

市民社會在後共產時期的集權體制轉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共產政權倒台之後是市民社會團體維持民主機制的有效運行（Green, 2002: 455-56）。過去革命性質的市民社會在1989年後轉型為正常民主國家的運

作模式，不少過去是異議份子的身份如今都躍為政治新貴，這些知識份子從市民社會的批判角色轉入職業性的政治人物，他們的理想與道德也隨之面臨考驗（Körösenyi, 1994: 417-18）。然而隨著後共時期社會的轉型，過去參與對抗國家的市民社會形式也逐漸將性質轉變為政黨組織，以便能追求其政治理想或政治利益的維持與延續（Smolar, 2002: 53）。

在後共產時期，市民社會的主要功能首先是穩固民主化，過去對抗型的市民社會在轉型為西方型態之際，來自國外為數不少的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團體進入中東歐後共產國家輔導其市民社會組織的成立，並以資金支持其市民社會的發展（Fagan, 2005: 528-29）。這些國外的贊助者大多來自西歐或美國，在這些外國資金支持下，成立許多與外國同性質的市民社會組織。不過市民社會組織的國際化也帶來不少困擾，由於資金過度依賴國外贊助者，一旦發生資金撤出，這些市民組織的運作即出現困難。其次，這些接受國外支助的組織或團體，缺少草根性的利益關懷，這對地方民主的發展相當不利。除了市民社會發展之外，中東歐國家在政治的改革上大都採納比例代表制的選舉方式，政府組成則以內閣制為主，政治發展首重穩定性（Ishiyama, 2000: 52）。另外，經濟發展則逐漸落實市場改革，並以整合加入歐盟的市場架構為發展目標，基本上中東歐國家的經濟發展已取得顯著性的成就。

## 參、實證分析

本文主要以實證資料驗證中東歐後共產國家的市民社會與民主發展，研究工具有三：自由之家分數（Freedom House Scores）、聯合國網頁公佈的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GDP）資料以及 2004 年的國際社會調查計畫（ISSP 2004）。其中主要是以 2004 年國際社會調查計畫的資料來驗證中東歐後共產國家的情形，這項研究調查共有 39 個國家或地區參與，調查時間分別從

2004年至2006年，資料蒐集方式有面訪、郵寄問卷或自填問卷等三種<sup>2</sup>。

本文的分析架構主要參考 Marc Morjé Howard 的研究著作 *The Weakness of Civil Society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2003)，其以實證分析的方式探討中東歐後共產國家市民社會發展的脆弱與限制，以及民主發展的不易。他藉由後共產國家與後威權國家及舊民主國家互相比較，以探求 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中期後共產國家的政治及社會發展狀況。雖然三組國家內部亦存有彼此差異現象，但作為具有類似特徵的前共產國家、舊威權國家及舊民主國家群組中，在後期中的發展狀況仍具有全球化下國際政治的比較價值。惟其分析資料只到 1990 年代中，彼時至今已又 10 年矣，本文則以 1980 年代末至今的資料加以分析，冀以探討中東歐後共產國家民主發展的最新情況。

本研究主要選取 32 個國家，並分成三組作比較：舊民主國家 14 國、後共產國家 8 國及後威權國家 10 國。舊民主國家包括西歐、美國、紐澳及日本；後共產國家都是中東歐國家，其中由於本調查資料將德國分成西德及東德部分，因此西德列在舊民主國家部分，而東德則列在後共產國家<sup>3</sup>；後威權國家大致分佈在亞洲、非洲及中南美洲，亦包括台灣的調查在內。

<sup>2</sup> 樣本數(括號內)及調查時間如下：澳洲(1914)，2005.9.7-2005.12.29/ 奧地利(1006)，2004.11-12/ 巴西(2000)，2006.1.5-2006.1.29/ 保加利亞(1121)，2005.7.15-2005.7.26/ 加拿大(1211)，2004.1.29-2004.3.31/ 智利(1505)，2005.6.11-2005.7.3/ 捷克(1322)，2004.9.27-2004.10/ 丹麥(1186)，2004.10.27-2005.6.15/ 德國(1332)，2003.3.2-2003.7.12/ 英國(853)，2004.6-2004.11/ 匈牙利(1035)，2004.12.3-2004.12.20/ 以色列(1034)，2005.2.15-2005.9.1/ 日本(1343)，2004.11.13-2004.11.21/ 拉脫維亞(1000)，2004.11.24-2004.12.16/ 墨西哥(1201)，2006.2.3-2006.2.12/ 荷蘭(1823)，2004.12.12-2005.3.31/ 紐西蘭(2500)，2004.6.29-2004.9.7/ 挪威(1404)，2004.9.29-2004.11.26/ 菲律賓(1200)，2004.6.4-2004.6.29/ 波蘭(1277)，2005.1/ 斯洛伐克(1072)，2005.4.6-2005.4.20/ 斯洛文尼亞(1054)，2003.10-2003.11/ 南非(2775)，2004.8-2004.9/ 南韓(2000)，2004.6.24-2004.8.30/ 瑞典(1295)，2004.2-2004.4/ 瑞士(1078)，2005.3.16-2005.7.7/ 台灣(1781)，2004.4-2004.5/ 烏拉圭(1108)，2004.7.12-2004.8.16/ 美國(1472)，2004.8-2005.1/ 委內瑞拉(1199)，2004.3.22-2004.4.8。

<sup>3</sup> 雖然許多研究中東歐國家的文章並不將東德列入其研究範圍，但過去在共產時期東德經常被視為蘇聯集團發展的「模範生」，在經濟及工業領域也都是東歐集團的火車頭，在本文中亦參考 Marc Morjé Howard 的分類，將東德列入後共產國家的考察之列。



本研究沒有被選為分析的國家包括愛爾蘭、俄國、西班牙、塞樸路斯、葡萄牙、芬蘭等，因為本文的主要研究對象為加入歐盟的中東歐後共產國家，因此同屬後共產國家的俄國並不納入分析。其他沒有列入分析的國家多為歐洲國家或地區，因為本文已列有 14 個舊民主國家，所以將幾個較難歸類的西方國家排除。嚴格說來西班牙、葡萄牙等都屬於 1970 年代的後威權國家，但本研究不將之列為後威權國家之屬。另外，雖然將舊民主國家、後共產國家及後威權國家籠統地視為性質相近的國家群體不無疑問，但在以「民主國家」、「共產國家」、「威權國家」作為同質的基本架構之上，探討「後」(post) 時期的整體及平均發展，仍可作為現代其他集權或威權國家未來發展的參考。但本文主要探討中東歐後共產國家的民主發展情形，在後共產時期各中東歐國家各具有其主體性，發展速度及內涵也不盡相同，本文亦注意中東歐國家彼此間差異性的分析。

共產集權國家在許多社會發展方面雖與威權國家相似，但政治控制力較威權國家嚴格。其中，市民社會及政治社會的自主性、憲政主義及法治、職業規範及國家官僚自主性、市場經濟的自主性及所有權形式在共產集權國家中都相當低，在威權國家的政治控制力是依不同性質的事務而程度有分，市場經濟及市民社會的自由程度較高、法治及國家官僚自主性的程度中等，政治社會自主性的程度稍低 (Howard, 2003: 51)。在威權國家裡，部分自主團體確實可以存在，尤其是那些比威權政權更早即已存在的團體，比如教會以及一些經濟性團體等，大部分威權國家也都保留以私人所有制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Macridis & Burg, 1991: 122)。不過相對於許多中東歐國家共產政權在 1980 年代末的和平瓦解，不少威權國家則是藉由資產階級革命的方式來推翻獨裁體制，而威權國家的轉型則是從 1973 年起自於南歐，接著為中南美洲 (McSweeney & Tempest, 1993: 410)。在本文中，威權政權採取比較廣泛的界定，主要是指具有獨裁統治及反對勢力遭受壓迫的政權，但其國家控制力不同於共產政權的全面及普遍化。

舊民主國家及後威權國家在本文中作為後共產國家的對照組，用以比

較中東歐後共產國家在市民社會及民主發展與其他二組的關係，與舊民主國家的比較來檢視中東歐後共產國家的發展與進步情形，與後威權國家的比較來檢視這二類型民主發展的競爭態勢。本文的研究假設為「加入歐盟的中東歐後共產國家與舊民主國家的民主發展距離已逐漸靠近，且逐步領先後威權國家的平均水準」。其中，實證分析是以四組指標來作統計上的差異性檢定：政治自由及經濟、政黨及市民社會組織、政治參與及政治態度負面評價，另外再針對中東歐後共產國家的市民社會與政治參與的相關性與舊民主國家作比較。

## 一、政治自由與經濟

在政治自由與經濟指標中利用 3 個變項加以觀察中東歐國家的民主發展情況，首先是自由之家分數，該分數是評估個人經驗的自由，這種自由不受政府或其他潛在領域的控制，該分數包括二個主要類別，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與市民自由（civil liberties）。政治權利指的是人們自由參與政治的過程，包括自由選舉、應徵公職、參與政黨及政治組織等，市民自由是表意及信仰自由、參與社團或社會組織的權利、法治及不受國家干預的人身自主權。自由之家分數以 1 分代表政治權利及市民自由程度最高，7 分最低。政治權利及市民自由程度的平均分數在 1.0 至 2.5 分之間代表「自由」，3.0 至 5.5 分之間代表「部分自由」，5.5 至 7.0 分之間代表「不自由」。

表 1 選取三個年度加以觀察中東歐後共產國家的政治轉型，並且與其他二個對照組國家作比較。根據表 1 的自由之家分數，1989 年中東歐共產政權倒台之際，除了匈牙利及波蘭是屬於部分自由地區（政治權利分數為 4，市民自由分數為 3）之外，其他共產國家仍屬集權的統治模式，包括東德、捷克斯洛伐克、拉脫維亞及保加利亞都是不自由地區（政治權利及市民自由分數為 6 分或 7 分）。反觀表 1 中的後威權國家，除了南非仍是不自由地區之外，其他後威權國家大多已是部分自由或是自由國家了。在 1989 年，後共產國家的政治權利分數平均值為 5.50，比起後威權國家的 2.8，相差甚多。後共產國家市民自由分數平均值為 5.17，後威權國家市民自由的

平均分數為 2.9，二者差距也很大。

不過後共產國家在 1995 年的發展情況就比較接近舊民主國家的水準，並且政治權利及市民自由的分數都優於後威權國家，後共產國家在政治權利的平均分數為 1.38 與舊民主國家的 1 分幾乎不相上下，市民自由分數 (2.13) 比舊民主國 (1.29) 稍差一點，但仍優於後威權國家 (2.2)。到 2005 年的時候，許多中東歐後共產國家已達歐盟要求的民主政治門檻，同時也已加入了歐盟，因此在政治權利的分數上與舊民主國家的水平相等 (都是 1 分)，市民自由的分數也幾近相同。但後威權國家的政治權利與市民自由平均分數則都落後於後共產國家，中東歐後共產國家的政治權利與市民自由的進步幅度很大，這些後共產國家從 89 年的不自由，或部分不自由的狀態，都已轉為自由的政治型態。

表 2 是平均每人的 GDP，國內生產毛額作為一國在一定時間內經濟活動的總產出，可以作為經濟發展的指標。1992 年後共產國家的平均每人 GDP 的平均值為 7,624 美金，與後威權國家的 7,480 美金相當，但在 2005 年之時，後共產國家的平均值 (16,366 美金) 已領先後威權國家 (12,563 美金)。如以 2005 年的平均值減去 1992 年的平均值，後共產國家增加幅度為 8,471 美金，成長率為 119%，雖然增加的絕對數額遠少於舊民主國家的 12,370 美金，但平均成長率卻遠高於舊民主國家的 61%，顯示後共產國家在經濟發展的成就相當顯著。

不過在中東歐後共產國家彼此之間的經濟發展差異性不小，捷克及斯洛文尼亞算是經濟發展較好的國家，1992 年時其平均每人 GDP 的數額是保加利亞及拉脫維亞等國的二倍多。到了 2005 年，捷克及斯洛文尼亞的平均每人 GDP 都已超過 2 萬美金，不過保加利亞仍不足 1 萬美金。所有表 1 中的中東歐後共產國家，其平均每人 GDP 的成長率都至少在 80% 以上 (1992 年與 2005 年相比)，其中，拉脫維亞更是高達 180%，匈牙利、斯洛文尼亞、波蘭及斯洛伐克的平均每人 GDP 成長率也都超過 100%。

表 1：政治權利與市民自由

國 家	1989	1995	2005
-----	------	------	------

	政治 權利	市民 自由	政治 權利	市民 自由	政治 權利	市民 自由
<b>舊民主國家</b>						
澳洲	1	1	1	1	1	1
德國(西德)	1	1	1	2	1	1
英國	1	1	1	2	1	1
美國	1	1	1	1	1	1
奧地利	1	1	1	1	1	1
荷蘭	1	1	1	1	1	1
瑞典	1	1	1	1	1	1
法國	1	2	1	2	1	1
瑞士	1	1	1	1	1	1
丹麥	1	1	1	1	1	1
挪威	1	1	1	1	1	1
加拿大	1	1	1	1	1	1
紐西蘭	1	1	1	1	1	1
日本	1	1	1	2	1	2
(平均值)	(1)	(1.07)	(1)	(1.29)	(1)	(1.07)
<b>後共產國家</b>						
匈牙利	4	3	1	2	1	1
德國(東德)	6	6	1	2	1	1
捷克	6	6	1	2	1	1
斯洛文尼亞	--	--	1	2	1	1
波蘭	4	3	1	2	1	1
保加利亞	7	7	2	2	1	2
拉脫維亞	--	--	2	2	1	1
斯洛伐克	6	6	2	3	1	1
(平均值)	(5.50)	(5.17)	(1.38)	(2.13)	(1)	(1.13)
<b>後威權國家</b>						
菲律賓	2	3	2	2	3	3
以色列	2	2	1	1	1	2
智利	4	3	2	2	1	1
巴西	2	2	3	3	1	1
委內瑞拉	1	3	2	2	2	2
墨西哥	4	3	3	3	4	4
台灣	4	3	4	4	2	2
南非	6	5	1	1	1	2
南韓	2	3	2	2	1	2
烏拉圭	1	2	2	2	1	1
(平均值)	(2.8)	(2.9)	(2.2)	(2.2)	(1.7)	(2.0)

資料來源：Freedom House 網站 (<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15>)。

註解：1. 自由之家分數以 1 分代表政治權利及市民自由程度最高，7 分最低。

2. 政治權利及市民自由程度的平均分數在 1.0-2.5 分之間代表「自由」，3.0-5.5 分之間代表「部分自由」，5.5-7.0 分之間代表「不自由」。

3. 1995 年及 2005 年的德國分數不再分東西德探計，在本研究中以德國的分數分別代表東西德(1995, 2005)。

4. 捷克及斯洛伐克在 1989 年仍未分裂(2003 年分裂)，因此本研究中 1989 年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的分數分別代表捷克及斯洛伐克。

表 2：平均每人 GDP (\$, PPP)

國 家	1992	2005	2005(-)1992	成長率(%)
-----	------	------	-------------	--------

**舊民主國家**

澳洲	17,714	31,646	19,392	79
德國 (西德)	19,335	29,309	9,974	52
英國	18,420	32,005	13,585	74
美國	24,760	41,854	17,094	69
奧地利	20,981	33,662	12,681	60
荷蘭	20,481	32,927	12,446	61
瑞典	18,957	31,062	12,105	64
法國	19,404	30,120	10,716	55
瑞士	25,642	34,355	8,713	34
丹麥	20,828	33,722	12,894	62
挪威	23,285	40,199	16,914	73
加拿大	19,031	32,886	13,855	73
紐西蘭	13,965	22,511	8,546	61
日本	21,100	30,821	9,721	46
(平均值)	(20,279)	(32,649)	(12,370)	(61)

**後共產國家**

匈牙利	8,477	18,086	9,609	113
德國 (東德)	--	--	--	--
捷克	11,075	21,317	10,242	92
斯洛文尼亞	10,515	22,292	11,777	112
波蘭	6,014	13,980	7,966	132
保加利亞	4,883	8,794	3,911	80
拉脫維亞	4,866	13,631	8,765	180
斯洛伐克	7,536	16,459	8,923	118
(平均值)	(7,624)	(16,366)	(8,471)	(119)

**後威權國家**

菲律賓	3,120	4,920	1,800	58
以色列	16,253	25,670	9,417	58
智利	5,844	12,635	6,791	116
巴西	5,437	8,730	3,293	61
委內瑞拉	5,572	6,531	959	17
墨西哥	6,813	10,209	3,396	50
台灣	--	--	--	--
南非	7,939	12,347	4,408	56
南韓	9,631	21,868	1,2237	127
烏拉圭	6,710	10,160	3,450	51
(平均值)	(7,480)	(12,563)	(5,083)	(66)

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2007)。

註解：1. 東西德國於1989年統一，本研究的每人平均GDP不再計算東德，而只有德國的數據。

2. 本表格資料採用聯合國網站的統計資料，該網站並無台灣數據，因此本研究省略台灣數據。

3. 成長率計算公式為(2005-1992)/1992。

4. PPP為購買力平價。

圖 1 是中東歐後共產國家民主政治運作的正面評價，原題目是問目前、10 年前及 10 年以後對民主政治的運作情形的評價（ZA Online Study Catalogue, 2006），0 分或 1 分代表非常不好，10 分代表非常好，本研究選取 6 分至 10 分的百分比代表對民主政運作的正面評價。從圖 1 中可以看出中東歐後共產國家對 10 年後的民主期待比對今日及 10 年前的民主政治評價都來得高，10 年前與今日的評價基本上不相上下。評價本身是一種心理感受，不管客觀上中東歐國家在後共時期的今日與 10 年前相比，其民主政治運作實有進步，但人們心理所期待的成就與現實相比仍出現落差。以斯洛伐克及斯洛文尼亞而言，今日對民主政治運作的評價猶低於 10 年前。除了捷克及拉脫維亞對民主在各時期的發展評價有明顯的增長之外，匈牙利、保加利亞及波蘭今日及 10 年前的評價基本上是差不多。這種主觀的評價感受不同於自由之家所做的調查，自由之家可以依據不同標準判斷各國的政治權利及市民自由情況，但自由之家的分數是無法取代這些國家人民的心理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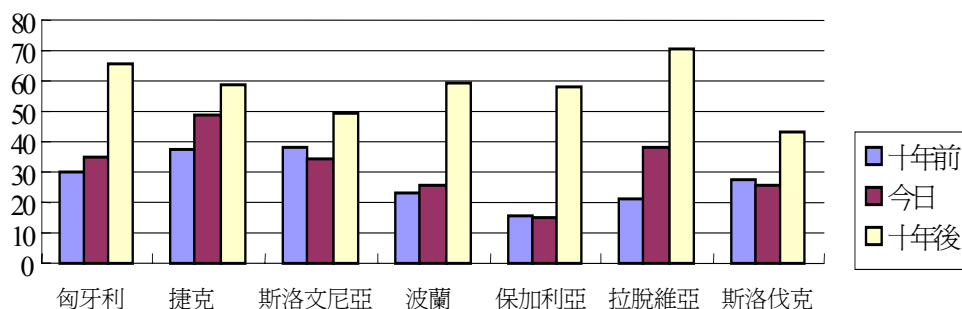


圖 1：中東歐民主政治運作的正面評價（2004 年）（%）

## 二、政黨及市民社會組織

民主發展是透過多種管道支持而持續不斷，包括政黨、獨立的媒體、工會、商業公會、人權團體及其他非政府的市民社會組織，其中尤以政黨及市民社會是直接提昇民主發展的基礎。政黨與市民社會都是作為個人與

國家的中間連結，但它們以不同的方式進行，也有不同的功能（Gershman, 2004: 28-29）。基本上，政黨及市民社會內部本身也有其民主的問題，如市民社會或政黨內部並無健全民主運行的機制，也無法創造民主政治的共通利益（McLaverty, 2002: 310）。不過，仍有學者寧可相信活躍的市民社會仍是推動民主發展的重要力量。

過去中東歐共產體制包含許多「社會」及「公共」的組織來滿足人們在文化、運動或不同嗜好上的需求，以及參與公共事務，這些包括工會及政黨本身的組織都是由共產黨所控制，這些組織的官員大都由共產黨黨員擔任，他們缺乏代表組織會員的利益及其自主性（Budge & McKay, 1994: 274）。轉型後的中東歐國家之政黨及市民社會組織都有別於過去時代。

在本文中，政黨及市民社會組織的指標有 5 個變項，其中包括政黨及其他 4 大類市民社會組織，分別是工會、工商業公會、職業同業公會；宗教團體或教會；運動、休閒或文化團體；其他自願性社團。每個變項的選項包括（1）有加入而且積極參與；（2）有加入但不積極參與；（3）過去加入過但現在已經不是；（4）從未加入過該團體。本文中選取（1）及（2）選項作為有參與政黨或者其他市民社會組織，但並不分析加入後積極參與的程度。

表 3 是政黨及市民社會組織參與的百分比，從平均值來看，後共產國家人民參與政黨的情形（4.54%）比舊民主國家（12.45%）與後威權國家（13%）顯然有一段差距，這也顯示後共產國家人民對政黨的信任度仍相當低。其中波蘭參與政黨的比例更低到只有 0.7%，匈牙利（1.5%）及拉脫維亞的情況亦是如此（2%）。此外，除了加入工會等組織只比後威權國家的平均值稍微高一點外，其他三種類型的市民社會組織也都是在這三種不同型態的國家組別中敬陪末座。

表3：政黨及市民社會組織的參與(%)

國 家	政 黨	工會、工 商同業公 會或職業 同業公會	教會或其 他宗教團 體	運動、休 閒或文化 團體	其他自願 性社團
<b>舊民主國家</b>					
澳洲	4.8	27.5	32.7	43.6	28.2
德國(西德)	4.0	17.0	64.3	38.4	14.1
英國	10.9	20.3	34.2	28.2	17.1
美國	42.2	21.1	61.6	30.8	26.4
奧地利	17.9	37.1	70.2	42.5	25.3
荷蘭	11.3	30.5	40.3	56.2	25.5
瑞典	9.9	64.2	60.5	50.0	24.3
法國	4.9	20.4	22.8	43.8	34.1
瑞士	9.0	26.2	60.5	43.2	23.8
丹麥	7.4	69.1	84.8	52.3	42.0
挪威	17.2	52.6	58.0	44.0	38.1
加拿大	18.4	39.2	61.3	42.0	34.9
紐西蘭	11.2	27.7	32.6	45.9	30.3
日本	5.2	14.1	8.4	23.4	6.6
(平均值)	(12.45)	(33.36)	(49.44)	(41.74)	(26.48)
<b>後共產國家</b>					
匈牙利	1.5	10.5	30.2	7.4	4.1
德國(東德)	5.3	17.5	23.6	27.1	8.4
捷克	8.2	11.2	19.7	20.6	13.4
斯洛文尼亞	5.4	25.5	34.8	35.1	20.8
波蘭	0.7	7.7	64.0	8.6	4.6
保加利亞	6.4	11.8	4.0	3.6	1.7
拉脫維亞	2.0	13.9	34.6	19.4	10.3
斯洛伐克	6.8	12.8	23.6	15.3	14.3
(平均值)	(4.54)	(13.86)	(29.31)	(17.14)	(9.7)
<b>後威權國家</b>					
菲律賓	9.2	5.5	37.1	20.1	15.7
以色列	18.3	22.0	21.5	28.0	20.7
智利	3.5	6.8	37.0	20.9	10.6
巴西	6.5	13.1	41.8	12.1	7.4
委內瑞拉	20.9	10.7	56.1	23.0	11.7
墨西哥	12.3	14.1	89.9	24.5	7.8
台灣	12.7	26.5	19.1	21.3	17.8
南非	--	--	--	--	--
南韓	3.5	6.9	25.1	22.2	29.4
烏拉圭	30.1	12.8	37.0	22.3	10.1

資料來源：ZA Online Study Catalogue (2006)。



舊民主國家參與市民社會的情形顯然熱絡許多，其中以教會或宗教組織的參與最高（49.44%），幾乎接近五成。但後共產國家除了波蘭超過五成之外（64%），其他後共產國家對宗教團體的參與並不太感興趣，甚至保加利亞只有4%的人加入教會或宗教組織。在共產統治時期，宗教曾在若干共產國家如波蘭扮演重要的反共力量。此外，運動、休閒及文化團體也可以視為市民社會活躍的力量，人們藉由社交關係的互動，而形成社會資本的積累，社會資本中的人際信任是民主發展的要素，舊民主國家在這類型的參與平均值也高達41.7%，而後共產國家的平均值只有17.14%。其他自願性社團主要包括許多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中東歐後共產國家參與的情況亦不普遍，平均值只有9.7%，舊民主國家的平均值則有26.48%。不過在舊民主國家中，日本參與政黨及市民社會組織的情況比起歐美的西方國家，其程度仍低很多，甚至日本在政黨及若干市民社會組織的參與程度還低於後共產國家。台灣除了教會或宗教團體的參與低於後共產國家的平均值之外，其他都高於後共產國家的平均值，政黨的參與猶高於舊民主國家的平均值。

表4是後共產國家與舊民主國家，後共產國家及後威權國家在政黨及市民社會組織參與的差異性檢定，其中達顯著差異水準的有後共產國家及舊民主國家的「工會、工商同業公會或職業同業公會」、「運動、休閒或文化團體」及「其他自願性社團」，後共產國家與舊民主國家在政黨及教會或宗教團體的參與並無顯著的差異性。後共產國家與後威權國家在政黨及各類市民社會組織的參與都無顯著的差異。從表四可以得知中東歐後共產國家在後共時期十幾年的發展中，除了政黨及教會等市民社會組織的參與情形與舊民主國家沒有明顯的差異外，其他種類的市民社會參與仍與舊民主國家有明顯的差異性存在。另外，中東歐後共產國家與後威權國家在政黨及市民社會參與的發展上都沒有明顯的差異。

表 4：政黨及市民社會組織參與的差異性檢定

政黨及市民社會組織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差異	
	舊民主 (n=14)	後共產 (n=8)	後威權 (n=10)	後共產 vs 舊民主	後共產 vs 後威權
政黨	12.5 (9.9)	4.5 (2.8)	13.0 (8.8)	-7.9	-8.5
工會、商業或職業團體	33.4 (17.3)	13.9 (5.5)	13.2 (7.1)	-19.5*	0.7
教會或宗教團體	49.4 (21.1)	29.3 (17.2)	40.5 (21.7)	-20.1	-11.2
運動、休閒或文化團體	41.7 (9.1)	17.1 (10.6)	21.6 (4.3)	-24.6*	-4.5
其他自願性社團	26.5 (9.5)	9.7 (6.3)	14.6 (7.2)	-16.8*	-4.9

\* t 檢定， $p=0.001$  或  $p<0.001$ 。

### 三、政治參與

政治參與與民主發展具有相關性，政治參與的目的可以影響政府的決策，或直接參與決策，政治參與也是集體討論的過程，通過此過程而形成集體的意見 (Teorell, 2006: 788)。政治參與的功能也可以培養市民對生活社區的認同意識，並強化社會凝聚力 (Segall, 2005: 362)。另外，也有學者認為參與社會及政治不僅可以豐富市民知識，也可使他們更具有寬容的民主素養 (Theiss-Morse & Hibbing, 2005: 227)。市民採取政治行動往往被視為表達政治關懷的直接方式，政治參與度高通常也可以監督政府的行政作為。

在本文中，政治參與指標的變項有 5 個，分別是請願連署、參加示威遊行、參加政治集會或造勢活動、找過政治人物或公務人員表達看法、捐錢給某個社會或政治活動，或者幫他們募款，選項有 4 個：(1) 去年 1 年中有做過；(2) 更早已前做過；(3) 過去沒做過，將來可能會作；(4) 過去沒做過，將來也不會作。本研究選取 (1) 及 (2) 作為有參與過政治活動的事實。

表 5：政治行動參與（%）

國家	請願連署	為某個社會 或政治活動 捐錢或募款	參加示威遊行	參與政治 集會或造 勢活動	向政治人物 或公務人員 表達意見
<b>舊民主國家</b>					
澳洲	83.7	43.1	20.7	22.4	33.2
德國（西德）	53.1	68.7	25.7	32.6	21.8
英國	73.7	31.4	14.4	15.6	24.4
美國	66.5	50.2	18.8	32.5	43.2
奧地利	69.2	76.3	21.9	35.9	34.8
荷蘭	69.7	63.5	28.9	26.0	24.0
瑞典	77.1	43.5	27.3	28.3	18.9
法國	76.3	47.8	45.4	38.2	22.7
瑞士	59.1	70.2	17.3	30.7	20.3
丹麥	69.5	62.5	29.9	40.5	24.7
挪威	66.6	56.2	25.6	28.3	23.9
加拿大	79.0	49.8	26.2	39.3	44.0
紐西蘭	89.6	51.2	25.2	35.2	31.4
日本	55.2	42.9	8.4	14.9	5.7
（平均值）	(70.59)	(54.09)	(23.98)	(30.03)	(26.64)
<b>後共產國家</b>					
匈牙利	15.7	8.5	5.1	10.0	6.1
德國（東德）	60.7	65.1	44.7	42.7	17.3
捷克	33.4	21.7	20.7	21.2	9.7
斯洛文尼亞	33.4	23.2	17.1	19.5	12.9
波蘭	13.0	21.6	5.0	5.8	4.6
保加利亞	10.0	22.4	14.2	27.4	8.0
拉脫維亞	18.1	34.9	32.5	28.3	17.1
斯洛伐克	57.8	29.0	22.7	38.3	16.9
（平均值）	(30.26)	(28.30)	(20.25)	(24.15)	(11.58)
<b>後威權國家</b>					
菲律賓	10.0	7.6	10.0	25.0	13.3
以色列	42.4	33.3	26.0	27.9	14.6
智利	15.2	31.1	13.9	14.6	12.6
巴西	33.6	10.2	18.7	38.1	11.1
委內瑞拉	23.1	22.5	23.6	24.2	17.7
墨西哥	27.7	36.5	21.4	32.0	20.1
台灣	17.2	26.7	7.7	16.7	8.3
南非	12.1	12.5	16.0	29.3	7.7
南韓	49.1	27.1	18.6	11.8	10.4
烏拉圭	49.4	39.9	33.9	49.9	19.4
（平均值）	(27.98)	(24.74)	(18.98)	(26.95)	(13.52)

資料來源：ZA Online Study Catalogue（2006）。

表 5 是政治行動參與的百分比，其中，後共產國家在請願連署（30.26%）、為政治或社會活動捐錢或募款（28.30%）、找過政治人物或公務人員表達看法（11.58%）等幾方面幾乎都不及舊民主國家平均值的一半，不過參加示威遊行（20.25%）及參加政治集會或造勢活動（24.15%）則與舊民主國家的差距不大。後共產國家如與後威權國家相比，政治行動參與的情況幾乎相近，這二類型國家的政治活動參與程度差不多。在中東歐後共產國家中，匈牙利與波蘭與其他後共產國家相比似乎對政治活動的參與較不積極，匈牙利在為社會或政治活動捐款或募款的比例很低（8.5%），其參加示威遊行的比例（5.1%）則幾乎與波蘭一樣低（5.0%）。參與政治集會或造勢，波蘭則是後共產國家中最低的（5.8%），匈牙利其次（10%），向政治人物表達意見百分比最低的是波蘭（4.6%），其次仍是匈牙利（6.1%）。台灣在這 5 項政治活動參與的情形都比後共產國家的平均值來得低，這對經常有選舉活動的台灣而言似乎不可思議。

表 6 是政治行動參與的差異性檢定，後共產國家及舊民主國家在請願連署、為社會或政治活動捐錢或募款、找政治人物表達意見有顯著的差異，但在參加示威遊行及政治集會或造勢二項和舊民主國家並無顯著差異。後共產國家與後威權國家在政治活動的參與都無顯著的差異。從政治行動差異性檢定結果來看，中東歐後共產國家在示威遊行及政治集會或造勢活動的參與與舊民主國家沒有顯著的差異之外，簽署請願、政治活動的捐款或募款及找政治人物表達意見仍具有明顯的差異，這也顯示在這幾種的政治行動參與中，中東歐後共產國家的人民仍是相當低調的，或不願參與。中東歐後共產國家在政治行動的參與情形與後威權國家的情形相似，這也可能說明在後共產及後威權國家的民主政治發展時日仍算短暫，前時期的集權或威權統治影響仍在，因此，人民仍不太習慣參與政治行動，來表達自己的看法，或甚至由此來監督政府作為。

表 6：政治行動參與差異性檢定

行動或參與方式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差異	
	舊民主 (n=14)	後共產 (n=8)	後威權 (n=10)	後共產 vs 舊民主	後共產 vs 後威權
簽署請願書	70.6 (10.4)	30.3 (19.9)	28.0 (15.0)	-40.3*	2.3
捐款或募款	54.1 (12.7)	28.3 (16.6)	24.7 (11.3)	-25.8*	3.6
示威遊行	24.0 (8.6)	20.3 (13.4)	19.0 (7.8)	-3.7	1.3
政治集會	30.0 (8.1)	24.2 (12.8)	27.0 (11.5)	-5.9	-2.8
表達意見	26.6 (10.0)	11.6 (5.2)	13.5 (4.4)	-15.1*	-1.9

\* t 檢定， $p=0.001$  或  $p<0.001$ 。

#### 四、政治態度負面評價

社會資本也是民主發展的重要組成要素之一，社會資本主要包含社會信任及政治信任，沒有對民主的信任基礎，民主發展不易鞏固 (Dowley & Silver, 2002: 505)。其中，信任的關係通常要比不信任多被期待與政治參與具有正面關係，但對政治或社會的不信任往往也成為迴避市民社會參與或政治參與的影響因素 (Levi & Stoker, 2000: 486)。中東歐後共產國家的人民過去長期處於社會及政治不信任的環境下，他們對政治活動的參與基本上都是被動員而來，這樣的政治活動無法增進民主發展。後共時期政治社會轉型為民主體制，但人們對過去社會及政治的不信任感依然猶存。其中對政治或社會的不信任也造成個人對政府行為的無力感，人們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影響政府的作為，同時也不信任政府官員所作的事都是對的，最後更不信任政府公職人員的清廉度。貪污腐敗是後共產國家的共同問題 (Triska, 2006: 12-13)，而一般來說，在民主國家的貪污腐敗情形是要比非民主國家少，因為民主政權的官員一般相信都比較具有責任感 (Blake & Martin, 2006: 1-2)。

在本文中，對政治態度的負面評價指標有 3 個變項，包括公職人員的

貪污腐敗情形、對政府作為無影響力、不信任政府官員所做的是對的。貪污腐敗的選項包括(1)幾乎沒有人牽涉到；(2)只有少數人牽涉到；(3)有不少人牽涉到；(4)有很多人牽涉到；(5)幾乎每個人都牽涉到。本研究選取(3)(4)(5)3個選項作為貪污腐敗嚴重的檢驗。另2個變項的選項為(1)非常同意；(2)同意；(3)既不同意也不反對；(4)不同意；(5)非常不同意。對政府作為無影響力選取(1)(2)作為同意的百分比，不信任政府官員所做的是對的變項，原題目是相信政府官員所做的是對的，因此該變項選取(4)(5)作為不信任的百分比。

表7是對政治態度的負面評價，中東歐後共產國家在不信任政府官員、貪污腐敗及對政府無影響力三個問題上都超過五成的同意度，且都比舊民主國家及後威權國家高出許多。後共產國家不信任政府官員的平均值為52.06%，其次為後威權國家的平均值46.74%，舊民主國家的平均值38.19%最低，這表示舊民主國家比較相信政府人員的辦事。但是在公職員的操守方面，後共產國家(86.15%)及後威權國家(81.69%)中絕大多數的人都認為公職人員貪污腐敗嚴重，不過即使在舊民主國家平均也有超過五成的人認為公職人員有腐敗的問題。若干中東歐後共產國家的貪污腐敗的同意度更高達八、九成以上，波蘭有95.2%，保加利亞有94.1%的受訪者認為公職人員貪污腐敗，其次是斯洛文尼亞(89.6%)及斯洛伐克(89.6%)。對政府無影響力也是後共產國家高於後威權國家及舊民主國家，不過後威權國家的人民認為對政府無影響力的平均值低於舊民主國家，這表示後威權國家的人民認為對政府有影響力的人比舊民主國家多。所有的後共產國家都超過五成的人認為對政府沒有影響力。由表七可以看出中東歐後共產國家的人們對政治態度上表達相當高的不滿。

表 7：政治態度的負面價值（%）

國 家	不信任政府人員	公職人員嚴重腐敗	對政府無影響力
<b>舊民主國家</b>			
澳洲	33.1	46.1	55.2
德國（西德）	61.1	72.4	57.9
英國	39.6	40.4	53.7
美國	39.8	69.6	35.4
奧地利	55.3	61.8	63.1
荷蘭	35.8	34.5	42.3
瑞典	22.9	57.0	50.0
法國	45.0	61.1	8.2
瑞士	22.1	51.6	34.5
丹麥	17.9	26.9	44.8
挪威	33.9	40.6	36.3
加拿大	35.3	53.5	56.5
紐西蘭	32.4	34.7	49.2
日本	60.5	80.8	10.9
（平均值）	(38.19)	(52.21)	(42.71)
<b>後共產國家</b>			
匈牙利	33.1	77.4	66.3
德國（東德）	65.5	74.3	69.8
捷克	47.3	87.1	70.0
斯洛文尼亞	39.1	89.6	69.3
波蘭	63.8	95.2	77.3
保加利亞	62.7	94.1	54.9
拉脫維亞	46.6	81.9	70.6
斯洛伐克	58.4	89.6	73.8
（平均值）	(52.06)	(86.15)	(69.00)
<b>後威權國家</b>			
菲律賓	34.3	83.3	40.0
以色列	44.1	88.8	63.4
智利	30.3	79.1	20.7
巴西	64.6	95.4	34.4
委內瑞拉	64.5	90.9	27.0
墨西哥	60.7	90.5	12.4
台灣	51.4	60.4	42.2
南非	28.7	70.2	58.9
南韓	46.7	79.5	60.7
烏拉圭	42.1	78.8	11.5
（平均值）	(46.74)	(81.69)	(37.12)

資料來源：ZA Online Study Catalogue（2006）。

表 8 為政治態度的負面價值差異性檢定，後共產國家及舊民主國家在公職人員腐敗及對政府影響力具有顯著的差異，對政府人員所做的事不信任則無顯著差異。中東歐後共產國家人民對公職人員貪污腐敗的程度平均高達 86.2% 的同意度，雖然舊民主國家平均也有高達 52.2% 的受訪者認為貪污腐敗情形嚴重，但是後共產國家與舊民主國家間仍有顯著差異。後共產國家人民對政府作為的無力感也比舊民主國家來得顯著，但後共產國家在對政府人員的不信任上與舊民主國家就沒有明顯的不同。另外，後共產國家與後威權國家在對政府無影響力上具有顯著差異，其他二項則無顯著不同。

表 8：政治態度的負面價值差異性檢定

負面政治態度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差異	
	舊民主 (n=14)	後共產 (n=8)	後威權 (n=10)	後共產 vs 舊民主	後共產 vs 後威權
公職人員嚴重腐敗	52.2 (15.9)	86.2 (7.6)	81.7 (10.6)	33.9*	4.5
對政府無影響力	42.7 (16.6)	69.0 (6.6)	37.1 (19.4)	26.3*	31.9*
對政府人員不信任	38.2 (13.5)	52.1 (12.3)	46.7 (13.5)	13.9	5.3

\* t 檢定， $p=0.001$  或  $p<0.001$ 。

## 五、市民社會與政治參與的相關性

一般而言，參與市民社會、政黨組織與政治行動都被認為與民主發展具有正面的相關性，然而從表九觀察得知二者在中東歐後共產國家的相關性並不顯著，其中加入政黨與請願簽署、參與政治集會；參與運動、休閒或文化團體與請願連署、示威遊行、向政治人物表達意見；參與其他自願性社團與請願連署及向政治人物表達意見等的正向相關性雖然都在 0.5 以上，但相關性都不顯著。參與教會或宗教團體與參與政治行動的所有變項都呈現負向關係，其中參與教會與參與政治集會的負向關係更是明顯 (-.583)。



表 9：中東歐政黨、市民社會與政治參與的相關性

	簽署請 願書	參與政 治集會	參加示 威遊行	為政治或社 會活動捐款 或募款	向政治人物 或公職人員 表達意見
政黨	.527	.567	.328	.183	.332
工會、商業或職業團體	.401	.327	.400	.331	.525
教會或其他宗教組織	-.212	-.583	-.310	-.122	-.265
運動、休閒或文化團體	.577	.342	.517	.480	.617
其他自願性社團	.518	.226	.276	.095	.534

\* 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雙尾），相關顯著。

\*\*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雙尾），相關顯著。

如果與表 10 舊民主國家的政黨及市民社會指標與政治參與指標的相關性相比，舊民主國家具顯著相關的組別較多，包括政黨與向政治人物或公職人員表達意見（.663）、教會或其他宗教團體與參與政治集會（.605）、教會或其他宗教團體與為政治或社會活動捐款或募款（.598）、運動、休閒或文化團體與參加示威遊行（.653）、其他自願性社團與參與政治集會（.692）、其他自願性社團與參加示威遊行（.639）。這基本上顯示在舊民主國家中，參與市民社會與參與政治行動具有較為顯著的相關性，因此多參與政黨或市民社會，也比較有可能會參與政治行動。

其中舊民主國家參加教會或宗教團體與參與政治集會的相關情況與中東歐後共產國家剛好相反，在舊民主國家加入教會或宗教團體的人似乎對參與政治集會也表現較高的興趣。在其他項目的比較裡，有不少是舊民主國家的相關性更低於中東歐後共產國家的情形，比如在中東歐後共產國家的人似乎加入政黨以後，其參與政治活動的積極性才會比舊民主國家來得高。

表 10：舊民主國家政黨、市民社會與政治參與的相關性

	簽署請 願書	參與政 治集會	參加示 威遊行	為政治或社 會活動捐款 或募款	向政治人物 或公職人員 表達意見
政黨	.014	.199	-.173	.022	.663**
工會、商業或職業團體	.234	.377	.299	.145	.052
教會或其他宗教組織	-.164	.605*	.142	.598*	.396
運動、休閒或文化團體	.378	.526	.653*	.430	.123
其他自願性社團	.514	.692*	.639*	.154	.489

\* 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雙尾），相關顯著。

\*\*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雙尾），相關顯著。

## 肆、結果分析與結論

中東歐後共產國家在後冷戰時期的民主轉型是配合回歸歐洲或歐盟整合的議程進行，這也是中東歐後共產國家幸運之處，它們不僅接受來自歐盟的協助，也現成地有歐盟民主標準可供參考，只要它們夠努力達到歐盟標準，理論上它們就能成為真正的民主國家，這不是位處其他各洲的後威權國家可以比較的。中東歐國家在民主轉型之初，其經濟及政治民主方面不是與後威權國家相當，就是落後於後威權國家，但在民主轉型的十幾年後，不少中東歐國家的經濟與政治成就已超越許多後威權國家，若干中東歐國家更已逐步向舊民主國家的水準靠近。不過，本文所討論的後共產國家都是過去比較接近西歐地區的國家，越接近過去「蘇聯」地區的後共產國家不僅在共產時期的政經發展落後，在後共時期的發展情況亦未多少改善。

中東歐後共產國家的人民有共通的歷史集體記憶，他們歷經共產極權統治，對政治及社會的信任度不高，他們不願相信政治人物的承諾，因此今日與 10 年前的民主發展對他們而言是沒有太大差別的，但主觀上他們又

期待未來的發展會更好，這就是他們生存的合理性思維。客觀上來講，政治自由的程度已與西方國家相差不多，十幾年經濟的成長也有一定的成就，但加入歐盟之後，他們還是「小」國家，他們還有許多成長的空間，但放在全球格局來看，中東歐後共產國家確實比許多後威權國家發展的好。

過去共產時期要加入共產黨不是容易的事，除了少數人們立志要當官之外，大多數人對政黨組織都是避而遠之，後共產時期的人們對政黨仍無太多好感，想加入的人也不多。過去的政治參與大多是政治動員的結果，「無產階級」加入工會是義務，不是自願，因此「市民社會」團體大多是經過共產黨的組織與領導。1970年代開始中東歐異議份子相繼組織對抗性的「市民社會」來表達政治的不滿，前者的「市民社會」由國家操縱，後者的「市民社會」與國家對抗，這都不是西方現代民主政治下「市民社會」的作為。後共產時期，中東歐國家的市民社會也隨之轉型，不僅成立的數量、自主性與功能性都有所加強，但與舊民主國家的平均水準相比仍有一定的距離。

政治行動的參與是表達政治訴求最直接的方式，後共產國家的人們過去沒有這種經驗，這是國家法律所禁止的事，1989年的反共成功是市民社會力量集結的結果，也是人們學習到政治參與的第一課。但民主開始轉型後，大多數的人們似乎又回到「事不關己」的心態，對政治表現相當冷漠與疏離，這與舊民主國家人民的積極政治參與仍有段距離。或許1990年代的後共產國家大多強調市場經濟轉型的重要性，政府投入大量的精力改變經濟結構，甚至有些政治人物揚言太多的市民社會組織及政治參與對經濟改革是負面的。因此，個人經濟價值成爲新興社會階級劃分的最重要指標，甚至是唯一指標。政治活動常成爲與政治野心的聯想，經濟活動才是實際生活所需。

後共產時代人們雖然肯定民主的價值，但民主轉型期中制度尚未加以落實、民主素養也尚未養成，而且人們過去長期受極權統治下的心態也尚未完全脫離之際，政府人員的無能、人民對政府的無奈及政府的貪污腐敗都讓人們對民主發展產生不少隱憂。對政治態度的負面評價也讓人們不願

多參與政治行動，人們參與市民社會組織也未必要與政治參與相連結，市民社會組織成爲許多人社交活動的場所，而不是培養對社會與政治關懷的地方，所以我們可以從實證分析中看出，後共產國家的市民社會與政治參與的相關性並不顯著。

整體來說，中東歐後共產國家的民主轉型已有一定的成就，但尚未臻至舊民主國家的成熟程度。雖然脫離共產統治已有十幾年之久，但許多人的「舊時記憶」仍未能完全適應新的民主生活方式，甚至有部分人仍存有對共產政權的「懷舊」。西方國家的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與態度，藉以表達政治行動的方式很多，不一定只藉由市民社會組織的形式。但是在中東歐後共產國家，市民社會組織可以作爲培養公民意識的社會機構，市民社會組織的數量與質量都攸關於民主政治的參與，依目前中東歐後共產國家市民社會的發展來看，仍有許多不足的地方，包括數量也包括質量。後共產時期的市民社會不再與國家對抗，轉而參與國家民主的建設，因此民主發展的健全與否，前提也需要健全的市民社會。

本文的研究假設爲「加入歐盟的中東歐後共產國家與舊民主國家的民主發展距離已逐漸靠近，且逐步領先後威權國家的平均水準」。結論是加入歐盟的中東歐後共產國家在經過十幾年的民主發展之後，包括市民社會、政治參與或政治自由等有少數地方確實與舊民主國家的水準不相上下，但就大多數的民主發展領域而言，還是有相當距離。不過與後威權國家的平均水準相比，大致還是不相上下，並沒有明顯的領先後威權國家。

## 參考書目

- Blake, Charles H., and Christopher G. Martin. 2006. "The Dynamics of Political Corruption: Re-examining the Influence of Democracy." *Democratization*, Vol. 13, No. 1, pp. 1-14.
- Budge, Ian, and David McKay, eds. 1994. *Developing Democracy*. London: Sage.
- Dowley, Kathleen M., and Brian D. Silver. 2002. "Social Capital, Ethnicity and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the Post-Communist States."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4, No. 4, pp. 505-27.
- Ehrenberg, John. 1999. *Civil Society: The Critical History of an Ide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Ekman, Joakim, and Jonas Linde. 2005. "Communist Nostalgia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Vol. 21, No. 3, pp. 354-74.
- Fagan, Adam. 2005. "Taking Stock of Civil-Society Development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Evidence from the Czech Republic." *Democratization*, Vol. 12, No. 4, pp. 528-47.
- Fukuyama, Francis. 2001. "Social Capital, Civil Society and Development."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2, No. 1, pp. 7-20.
- Gershman, Carl. 2004. "Democracy Promotion: The Relationship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Civil Society." *Democratization*, Vol. 11, No. 3, pp. 27-35.
- Gole, Juliet S. 1999. *The Role of Civil Society in Containing Corruption at the Municipal Level*. Bratislava: Local Government and Public Service Reform Initiative Open Society Institute.
- Green, Andrew T. 2002.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of Post-communist Civil Societies."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4, No. 3, pp. 455-71.
- Hendriks, Carolyn M. 2006. "Integrated Deliberation: Reconciling Civil Society's Dual Role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Vol. 54, pp. 486-508.
- Howard, Marc Morjé. 2003. *The Weakness of Civil Society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gnatieff, Michale. 1995. "On Civil Society, Why Eastern Europe's Revolutions Could Succeed."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 2, pp. 128-36.

- Ishiyama, John. 2000. "Institutions and Ethnopolitical Conflict in Post-Communist Politics."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 6, No. 3, pp. 51-67.
- Jonge, Wilco de. 2006. "Supporting Civil Society and NGOs in Eastern Europe: Some Lessons Learned." *Helsinki Monitor*, No. 4, pp. 307-12.
- Körösenyi, András. 1994. "Intellectuals and Democracy in Eastern Europe."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65, No. 4, pp. 415-24.
- Kuus, Merje. 2004. "Europe's Eastern Expansion and the Reinscription of Otherness in East-Central Europ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 28, No. 4, pp. 472-89.
- Levi, Margaret, and Laura Stoker. 2000. "Political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 *Annual Review Political Science*, Vol. 3, pp. 475-507.
- Macridis, Roy C., and Steven L. Burg. 1991.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Politics: Political Regimes and Political Changes*. New York: Longman.
- McLaverty, Peter. 2002.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cy." *Contemporary Politics*, Vol. 8, No. 4, pp. 304-18.
- McSweeney, Dean, and Clive Tempest. 1993. "The Political Science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1, No. 3, pp. 408-19.
- Peregudov, Sergei. 2006. "Civil Society as an Agent of Public Politics." *Russian Politics and Law*, Vol. 44, No. 6, pp. 50-66.
- Petukhov, V. V. 2007. "Civil Society and the 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Sociological Research*, Vol. 46, No. 4, pp. 50-59.
- Segall, Shlomi. 2005.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s an Engine of Social Solidarity: A Skeptical View." *Political Studies*, Vol. 53, No. 2, pp. 362-78.
- Seligman, Adam B. 1992. *The Idea of Civil Socie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Smith, William. 2005. "Spectres of Democracy." *Ethnic Place and Environment*, Vol. 8, No. 1, pp. 113-18.
- Smolar, Aleksander. 2002. "Civil Society after Communism,"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Democracy after Communism*, pp.38-62.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Teorell, Jan. 2006.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ree Theories of Democracy: A Research Inventory and Agenda."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45, No. 5, pp. 787-810.
- Theiss-Morse, Elizabeth, and John R. Hibbing. 2005. "Citizenship and Civic Engagement." *Annual Review Political Science*, Vol. 8, pp. 227-49.
- Triska, Dušan. 2006. "Czech Corruption: What's the Cure?" *The Prague Journal of*

- Central European Affairs*, Vol. 8, No. 3, pp. 12-13.
-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2007. "Series Details." ([http://unstats.un.org/unsd/cdb/cdb\\_series\\_xrxx.asp?series\\_code=29922](http://unstats.un.org/unsd/cdb/cdb_series_xrxx.asp?series_code=29922)) (2007/10/13)
- Vajdová, Tereza. 2005. *An Assessment of Czech Civil Society in 2004, after Fifteen Years of Development*. Brno: Academic Press CERM.
- Whitefield, Stephen. 2002. "Political Cleavages and Post-communist Politics." *Annual Review Political Science*, Vol. 5, pp. 181-200.
- Wnuk-Lioinski, Edmund. 2007. "Vicissitudes of Ethnical Civil Societ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Studies in Christian Ethnics*, Vol. 20, No. 1, pp. 30-43.
- ZA Online Study Catalogue. 2006. "International Social Programme 2004: Citizenship." (<http://zacat.gesis.org/webview/index.jsp>) (2007/10/13)

#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 Comparative Study

Ter-Hsing Cheng

*Ph.D. candidat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arles University, Prague, Czech*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dopts empirical approach to explore the relation between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and takes older democratic and post-authoritarian countries as reference groups. Four indexes, “democracy and economy,” “political party and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negative evaluation of political attitudes” are examined by T test, and the correlation of the two indexes, “political party and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also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findings,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rogress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has been largely fulfilled, but it is still far from people’s subjective anticipation. The proportion of participating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action is still much lower than older democratic countri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percentage of negative political attitudes is higher than older democratic countries. This refers to a distance of democratic development from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o those countries of well-developed democracy.

**Keywords:**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ivil society, democratic developmen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